

水贵为礼

陈先平

我家住的那个自然村在大山村中部靠西头，冠名水塘，四面环山，30多户人家环着山住在半山坡上，山谷有两个一大一小的水潭，水塘的名字也就因此而得。村的西边还有一个自然村，也是30多户人家，也是住在山的半坡，是从山下上山的第一个村落，冠名龙塘，应该是取龙之头的意思。村的东边也是一个自然村，同样几十户人家也依山而居，大多也是住在半山坡上，冠名麻塘，麻塘产麻石，名字大概也就取自这里吧。

三塘相连，足有百户人家，却有一个共同而难言的苦衷：缺水。

我记事起，就对像我们这样名字上有塘的地方吃水困难感到特别费解，也常问起母亲这个问题。母亲大都对这个别人从来都不会问的问题好像没听见，被问急了，就那么随口一说。母亲整日不分白天黑夜地劳作，哪有时间精力来想我的这些在她看来没有一点实际意义的事。

村里有口井，一口谁也说不明白有多少年光景的老井，是村里所有人家唯一可以指望的水源。春夏季节雨水充沛，老井的出水量充足，到了秋季，出水量就变得很小，水井大多时候是见底的，特别是赶上大旱之年的秋冬季，水量就更小，只有很细很细的一条水线从山缝里流出来。村里人将山上毛竹一劈两半，除去中间的竹节后，撬进石缝里，把那一根细线的水从那石缝中引出来，再用水桶接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村里各家各户的木桶顺次排着，接满一担两桶之后，换下一家。我们把这样担水的方式叫作“看水”，就是守着的意思。尽管轮着的时间很长，但不管白天的孩子，还是晚上的大人，大家都特别自觉，绝不会有从中加塞插队的。从我刚懂事时开始，母亲就为排队接水的事嘱咐过我们不知多少遍。母亲说，水在别的地方不值什么，在雨水多的时候也没什么，但对我们这里人来说，到了旱季那是比油还精贵。排队接水，一要守规矩，挨家挨户轮着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家家都有水做饭。倘若你一插队，挤了别人家的，那就乱了规矩，就会让有的人家喝不上水，吃不上饭。二是千万不要浪费水，要一桶一桶紧挨着接，换桶的时候，动作要快要麻利，中间不可让一滴水漏掉。母亲还经常示范怎样换桶接水，生怕浪费一滴水。

因为水的精贵，也就有了借的习惯。谁家要是来了客人或者有别的什么紧急事，正赶上还没轮到自家接水，那就得跟有水的邻居家商量，借水以解燃眉之急。借水有从人家水缸里借的，也有从水井里借接水的顺序，让自家能更快地接上水。对水塘村人来说，是件极平常的事，几乎家家都借过水。我们家借水大都是母亲亲自去借，也大多是母亲自己亲自去还。母亲说，只有自己亲自借亲自还，才不会忘记还人家水，才不会在还水的时候少还人家的水。当时我们对此很不以为然，心想不就是一桶水吗，至于这样斤斤计较？说心里话，就是真的还水的时候少了点，我想邻居家也不至于为这点事计较什么，但母亲对这却是格外的认真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习惯。倘若她因为忙，真的不能亲自借，她也是要反复嘱咐，借的时候一定记住借了别人家多少，还的时候宁可多添一点，决不能比借的时候少。我们家因为没有壮劳力，

水桶比别人家都要小一些，用我家小的桶借一桶，还水的时候母亲都会以别人家的水桶计量，还人家满满的一大桶。

我常听大人说某某人家儿子娶媳妇了，某某人家嫁女儿了，送上了“水礼”一份。我是怎么也搞不明白“水礼”倒底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才从邻居家娘娘那里知道“水礼”的由来，原来竟是母亲的创举。娘娘说那年，她家娶儿媳妇，我家因为穷，没钱送别的礼物，但母亲偏偏又好强，村里不管谁家有什么事，她不管家里生活有多难，也会想方设法送上一份礼。没钱送礼的母亲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送的，想来想去，决定把家里的两担水作为礼物送给邻居家。这让邻居家大婶既感动又很为难，感动是因为母亲把家中不多的水当礼物送给了她家，解了她燃眉之急。为难是这“水礼”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不收吧，母亲执意要送，说是一份心意，大婶也是性情中人，盛情难却。收吧，又于心不忍，家家就那么点水，送人了自家喝水做饭都困难。邻家大婶再三推辞，但终拗不过母亲的诚意。从那以后，水作为礼物送人在老家就渐渐时兴开来。

村里有两户孤寡老人，他们无儿无女，大家管他们叫“五保户”。“五保”，吃水当然也在保障之列。村里缺水，保证这些老人常年能用上水，也不是件容易事。村里专门开会作出决定：不管天有多旱，水有多缺，但老人的吃水、用水都要受到绝对保证，并且明确规定，两户五保老人不但可以随时任意插队接水，而且可以随时在任何一个接水的桶中取水先用。全村老少这对此些规定都衷心维护，愉快服从。在水塘队，唯有这两户老人吃水不愁，终年没有缺水之苦。在村里小学读书时，学雷锋做好事是风尚，我就常常从自家的水缸里取水送到老人家中，母亲对我的“慷慨”向来是高度认可的，就是家里因此断了水做不成饭也从没有埋怨过一次。

虽然水在水塘队是如此紧缺，但也有弃水不用的日子。每年的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，井里的水一般是没有人接的。山里人生活中讲许多道道，说岁末山神水神要到天上朝拜玉皇大帝，要在天上过年，凡间任何人都不得惊扰。一般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这两天封井，正月初二开井取水，封井和开井都要燃放鞭炮，焚烧纸钱。三十封井是送山神水神上天，叫送神，大年初二是接他们下凡，叫接神。山里人对山神、水神绝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敬。尽管山神水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恩赐，但他们仍然年复一年虔诚地跪拜着，祈求能为村里人带来好运。

年少时缺水的生活经历给了我太多太深的记忆，也深刻影响着我的成长与生活。当我走出大山告别缺水的生活时，水的珍贵早已刻印在心底深处。我离开家的日子里，已是花甲之年的母亲一个人留在村子里生活，吃水的艰难成了我最大的牵挂。远隔千重山万重水，我除了牵挂与愧疚，却什么忙也帮不上。于是节水成了我几近疯狂的习惯，容不得自己也容不得别人浪费水，倘若自己一不小心浪费了一点水，心中就会陡生一种罪恶感，难以原谅自己，也容不得身边的人浪费水，只要看到就会控制不住去说，有时造成别人的不愉快。我常常想：什么时候我有能力帮助乡亲们吃水无忧呢？



雁南飞 佚名 摄

野栗子

李凤仙

父亲越上年纪，越爱玩“从天而降”。

那天刚下课，孩子们还没离开座位，我准备去办公室喝口茶润润喉，突然看到父亲站在门前。我喜出望外地拉开门，迎着父亲冬阳一样的目光，忘了身后还有一群半大的孩子，喊得欢天喜地：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昨天碰到卖野生栗子，相当甜，就买了点，你不是喜欢吃生栗子嘛，怕坏了，正好今天来买水果和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就送给你啰。”父亲的意思是顺便来的，他怕我责怪，每次都这样说。他将手上的一个红色方便袋递给我。我把袋子握在掌心里，栗子很凉，显然是从冰箱里取出来的，到这里，转了几趟车，仍然凉凉的。

我知道他转几趟车就是要看我一眼，嗔怪他不该这样劳顿：“不是周一去家里的吗？才几天？”父亲朗笑起来，“你没时间看我，我哪不能来看你？”

这话他说了多少次，也让我五味杂陈多少回。他伸出蒲扇一样的大手，摸摸我的头发，这只曾托举过我的手，此刻像深秋的落叶抚过来一样轻盈。有几个孩子上卫生间，他们没有像平时那样奔跑，而是轻轻地从我身边走过。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又多了很多束稚嫩的目光，赶紧侧了侧头。父亲垂下手，端详着我的脸，然后把肩上溜下的包带向上提提，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走了。”父亲没有让我送，我也走不开。我目送着他，望着他不再挺拔但还很硬朗的身影转过走廊，消失了。

课间休息总是稍纵即逝。孩子们端坐在位置上，且出奇地安静，安静得能听到阳光在窗台上移步的足音。我们对视良久，一个男孩子问我：“老师，那是你爸爸吗？他从老远送东西给你吃吧？”孩子们都看着我，眼里的光多了许多色彩。我轻轻地告诉他们：“是的。”

父亲与我的短暂见面，我知道孩子们听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还知道，他们还想知道一些别的。

于是，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小故事：我读初三那年冬天特别冷，一次月考不理想，灰心丧气地回家，父亲就像我肚子上的蛔虫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却只字不提学习的事。他带着我给菜地里的油菜上最后一次冬肥，说，现在看似快要死的菜秧子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使劲积攒肥份，到春风浩荡时，再厚积薄发。我不以为然，父亲让我看那几乎埋在土里的菜心。我发现它们那么孱弱却绿得倔犟。回校后，我起早歇晚，做起了抗寒的倔犟的油菜秧子。从那以后，“倔犟的油菜秧子”就成了我一辈子的人生信条——只要“心”活着，就有希望。

孩子们显然都在回味“倔犟的油菜秧子”这个说法，他们眼睛透亮，满脸红光。

我折回办公室，捧出一些栗子，轻轻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把父亲对我的爱再分给你们。”

孩子们的眼里光芒闪烁。一个孩子看着手中的栗子，说了一句堪称“经典”的话：“这爱会长到我的肉里。”还有个孩子用纸巾把栗子包起来，说带回家给妹妹吃，还有的说要珍藏，要想着老师的爱。

我没有说话。孩子们也突然不说话了，他们低下头写着作业，教室里只有沙沙的写字声。